

### 野 湖

野地里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存在。鸟在天上，它们看得远，看得真切，它们轻易就能找到一些好地方，而我却被茫茫的草海遮住眼睛。我只能看见厚厚的草、树木以及缠绕在一起的成团的灌木。我怎么也跨不过去，便在这些茂盛的草木面前停下脚步，不知道草木的另一边是什么。

而鸟知道。它们很随意地就越过了这些草木之墙，找到它们想去的地方。贺兰山下的一些野地，藏着许多秘密。我脚力所及的地方，我都想走遍。春天，有一块草坡，远远地看，绿得诱人，而其他地方什么也没有。到了近前才知道，冬天的退水从这里漫过去了。我赤脚踩上去，脚心是一阵凉凉的软，后来干脆躺下来，让这种软舒服一下全身。如果冬天的水溢出来一些，这一片草坡就真是一块好地方了。鸟能找到一块好地方，我也能。

一个春天，有很多的鸟从我的头顶上飞过来。它们找到好地方就停下来了。人们在村庄里停下来，他们很早之前就找到了好地方。我跑出去很远，那些野地里没有什么路，从前那些牛和驴经过这里时，挤开了一部分草，牛蹄踏过的地方，草就躲开了，让出一条通道。我就在这个细小狭长的缝里向前找着好地方。

鸟停留的地方，果然是好地方。一个很大的湖，湖边还有很多的柳树。我真是第一次才看见，就在我村庄不远的地方，竟藏有这么大的一个湖，那么多的鸟就在这里，我钻过了很深的草海才到这里，而它们一拍翅膀就来了。湖边的芦苇长得跟野地上的干苇子不一样。它们高大挺拔，吸足了湖水。那些鸟也把白花花粪便抛给它们。柳树已经能撑着很大的一片浓郁了，一些鸟就躲在树下打盹。

村庄和湖之间，就隔着这么简单的一道草。人们在地里忙着，无人想到这里来，这里就安静。除了鸟的鸣叫，草被风吹着响，就再没有什么声音了。

一个春天很快过去了，一个夏天就到了。各种飞虫在这里飘动，我对这种嘈杂厌倦了。而鸟们真正的欢乐才刚刚开始，它们在草窝里孵化更小的鸟，它们捕食着虫子，它们在傍晚霞光映红的水面旁栖息。而我得回到村庄里去。

野地里的湖是它们的家，我的家也不远。

### 天 鹅

天鹅们整齐地到来。野地上的那片湖都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我也没有做好准备。沙湖岸边阴暗处的冰还没有融化，好多东西被冰锁在里面，就像是我家来了亲戚，大人

还没有回来，好吃的东西还锁在柜子里一样。它们不打招呼就从天上下来了。它们下来的时候，声音和动静都弄得很大，还相互叫着，生怕撞在一起。

我被它们的声音吸引了，我要去看一看它们是什么样子。远处有一个湖，就是它们下来歇脚的地方，但我不知道沙湖的确切位置。我根据傍晚它们落下去的方向，判断它们可能就在某一处。在村庄四周，野地

即辨出，这一定是白天鹅的叫声。我循声而去，挤开芦苇，脚下也踩着稀软的泥浆，慢慢地把自己移过去。透过最后的几丛芦苇，我终于看见了它们。这个湖我从来没有到过，竟然这么大的一块，湖水蓝极了，天鹅白色的身形就映在蓝蓝的水里。我看见的那些从天上下来的它们，就在这里。这真是一块好地方啊！

天鹅的脖子一旦伸直，就很高很高，有

地里的湖走去。湖面上空荡荡的，一只鸟的影子都没有，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56只天鹅来了又走了，我年少的春天就看着它们飞临又远去，它们飞到更远的地方。更有多远？我能到达吗？它们到达的地方一定是个好地方。以后每年的春天，它们还回来吗？

### 苍 鹭

沙湖，就在那里，不动声色地倚在贺兰山的肩头，微微地笑着，不张扬也不招惹，静静地在自己的空间里。

很多人从远方赶来，只为看你，你处在众多沙漠的包裹之中。而近处，一条河不舍昼夜地奔流，一座山刚毅地站立。沙湖有了沙，有了浩荡的水，有了密匝匝的苇，有了天际的归鸟。

一场盛宴即将在这里开幕，沙湖已经准备好了。

五月，苇丛便开始像模像样地挺起，一丛与另一丛之间相互望着，都站在水中央，隔着不远不近的空间。中间是水，水下是苇那看不见的根系，宽广地伸张。它们抓紧了水下的泥土，苇的身体才不至于随水的摇晃而飘动。苇就这么定定地站着，像是等待着一件事的降临。

苇等来了一只苍鹭。一只苍鹭最先抵达，随后便是浩浩荡荡的春光跟随而至。一个春天太过多情，这只苍鹭领着另一只苍鹭回到这独立的苇丛之中。从此，五月的天空下，这对苍鹭如影随形，惊鸿翩翩，舞于时间之谷，苇丛成了它们坚定不移的家。绿云匝地，翠浪排空般的苇丛，组成了沙湖这幅画卷中色彩浓艳的部分。

苍鹭之后是众多的飞鸟，它们从四面八方赶来。沙湖的水面幽幽地铺展着，风迅猛地掠过水面，千万波纹展露于苍天之下，一块幽蓝的绸缎软软地铺展在天边。柔软的湖面，细腻而多情。远处的贺兰山站在那里，望着这边氤氲的气象，升腾着无数吉祥的声音。鸟飞临的时候，就穿越了一片吉祥的时空。

夜风总在午夜时分起舞。夜风的使命就是要去抚平白昼里留下的印痕。一个喧闹的白天，浩瀚的沙地留下无数的印迹。那些慕名向往沙湖的人，登上一座沙山，犹如把豪情往胸间装，他们在路上，他们已经启程，他们说走就走，现在抵达。一座沙丘倚着另一座，铺展着，让沙子在大地上站起来，高出了湖面，湖面又捧出莲花。这里安静的力量足以重塑沙山旧时的模样。

一个白天如期而至，沙丘被细碎的脚步印改变，夜里那些安静的力量，足够修补天籟的缺角。现在沙湖早已准备好了，等着一颗心宽大地夏入。

（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文联干部、生态摄影师）

## 世间众多的飞翔

□岳昌鸿



岳昌鸿 摄

里的湖很多，我能去的就那么几个。我想它们肯定落在了我最喜欢的湖里，便兴奋地朝那儿跑去。我挤开厚厚的草和干苇子，站在湖边，却没有看到那些天鹅。我喜欢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天鹅喜欢的地方。

太阳出来和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我能看见它们飞进飞出。这些天鹅一上天，我就能清楚地看见它们的翅膀、纯白的羽毛、小并且结实的嘴、长长的脖子、收在肚皮底下并拢的双腿。它们的翅膀一展，那么宽大，能把很多很多的小鸟揽在怀里。天鹅长得那么硕大，翅膀拉开比一头驴都大。还有它们的脖子，弯曲自如。我望着，一刻也不想让眼睛闲着。我天天早早起来，站在房顶上，看，就那么一会儿，它们在天上，还有傍晚的一会儿，如果错过了这么好看的鸟，我还能去看些什么呢？

它们在哪个湖呢？白天我带着这个念头，四处走动，试图来到这些大鸟的跟前。好几天我都失败而回。大人说，这孩子怎么了，那些大鸟在很远的沙湖里，不在村庄边上的这些野地里，大鸟一挥翅膀，不知道要跑几里路呢，你能追得上吗？但我依然确信，它们就在不远处，在一个极其隐蔽的湖里。

它们用叫声把我召唤了过去。以前苍鹭、海鸥、水鸭子我都见过，我能分辨出它们的叫声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沉闷并不嘹亮的声音在野地的某一处唤了一下，我立

好几只向我望过来，它们肯定是看见了我。我不敢大口呼吸，静静地把嘴捂住，生怕呼出去的气让它们闻到了，我最怕它们飞走。我知道怎样才不打扰它们。我把很多芦苇折断，歪了起来，自己钻进去，这样它们高高在上的眼睛就不会发现我了。

原先在房顶上看见它们日出日落时的降落，现在躲在远处看它们怎样从天上下来。它们接触水面的时候，蹑足挤开水面，滑一段，翅膀拍打着，嘴在叫着，落水后，它们极其安静，一声不吭地在水里游荡着。蓝蓝的湖水浮着它们，它们找的这个湖将它们藏得这么严实，以至于村庄里的大人们都没有发现。我也安静了，数了五六天，确定它们是56只。第七天，我数的时候少了12只，我有些着急，想着它们是不是先飞走了，我猜测它们去了何方。可就在傍晚，这12只天鹅又回来了，原来它们是到远处寻找食物去了。

三月快结束了，一个早晨我被轰鸣的声响吸引，看见天鹅在天空上飞着，叫着，我想是不是又来了一群天鹅。我盯住其中的一只看，我记得它，它的嘴边有一道划痕，是那天我在湖里也看到的。我感觉它们要走了，它们是不是在跟我打招呼，还是在跟这个村庄告别？它们的叫声低沉而明亮。不久，它们就变成了白色的小点，声音也渐渐地听不见了。它们真的走了吗？我又向野

### 点 评

## 『小事情』映照『大希望』

□王兆胜

全民写作越来越成为新时代的一个主题。随着时代与社会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参与到文学创作中，其作品常常让人眼前一亮。这可能是《文艺报》开设“微光”专版的初衷与意义所在。

本期共有四篇作品，它们都从“小处”着眼，却写出了大的情怀与境界。岳昌鸿的《世间众多的飞翔》是散文，它写的是作为孩子的“我”眼里的湖、天鹅、苍鹭，以及周边的山水、人情、世态。作者有一双纯净明亮的发现之眼，以一颗好奇的童心，耐心观察春回大地时的万物变化。这是由“物”引发的奇迹与美好，读者也跟着鸟儿飞翔起来，如镜子般的湖泊那样闪亮起来。这是关于自由、快乐、优雅、纯粹、梦想、思念、回忆的主题，也是作者的精神世界与心灵世界的超越与升华。张世明的《画眉欢歌（外一首）》是短诗，作品通过画眉等鸟儿的叫声描绘春之声，诗意浓郁中透出全新的希望。画眉等鸟儿可谓“小”之又小，却在生命的枝头传递着春的信息。周虎军的《柳笛声声》是散文短章，作者让“柳笛”报春，并以其制作过程、声音之变传达着乡愁，以及“一年四季在于春”的希望。方华的《暖灶》是短篇小说，大龙与小莲因建厨房而请邻居“暖”灶，题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然而，这个故事却被描绘得非常详细、喜庆、温暖、有趣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反映了邻里人情的温馨、风俗习惯的深厚、熟人社会的可靠、日常生活的生动，是现实社会人生的一次显影。

四篇作品内容不同、文体有别、风格各异，但共同点是普通作者写日常生活场景，都有春光缭绕，都通过小事件反映大情怀，并显示出大境界与高尚的品质，当然也都是用心写作的真诚表达。

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辑、南昌大学特聘教授）

大龙和小莲新建了厨房，快竣工了。小莲找到巧云嫂子，告诉她自己家看了日子，初八起灶。巧云说：“起灶是大事呢，放心吧！交给我来办，保准你里里外外都有面子。”砌好了一膛新灶，第一餐，烧饭烧菜不是给自己家吃的，得请上左右隔壁的主妇们来暖灶。暖灶很有讲究，卫村的巧云嫂子在这方面是个行家。

巧云把话传出去。不到半天工夫，连她在内，就凑齐了八个参加暖灶的主妇。后面来报名的人没排上，嘴巴嘛得老高，对巧云嫂子说：“下次暖灶要提前告诉我，参加不了，丢人呢！”巧云说：“下次你得把耳朵竖起来听。”

暖灶是不能空着手去的，这里面的规矩多着呢。巧云她们凑了些钱，到街上买来了各种荤菜和时令蔬菜，送到了小莲家。小莲说：“巧云嫂子，买了这么多呀！我可不会弄，你不帮我不行。”巧云告诉小莲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，也不忘挤兑一下小莲：“今天你当老板呢，下午我带你过来弄，你会吃就行了！”

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，巧云她们每个人拿着一副碗筷，各自用手绢包着满满的一包米，叽叽喳喳地过来了。伙房里，灶台已经砌好，大小三口新铁锅也坐上了灶膛。瓦匠春生正在给灶裙面装饰图案，看到巧云她们来了，嘀咕一声：“不好，暖灶的这么早就来了。”他赶紧把伙房让了出来。巧云安排几个妇女，打扫卫生，清洗铁

锅，宰公鸡剖鱼，切猪肉理蔬菜。大家都是手脚麻利之人，不一会儿，厨房里已经是井井有条。巧云她们给灶台、水缸、米缸分别贴上了写有“吉星高照”“招财进宝”“五谷丰登”的红纸单联。巧云喊小莲：“老板，要敬灶王爷了，劳驾你过来一下！”小莲乐呵呵地进了厨房。灶台上，已经摆好了装着鸡、鱼、肉、水果、花生、糕点的六只盘子，一碗白酒，一碗清水。小莲拿起三支香点燃，恭恭敬敬地向灶台方向作了三个揖，按照巧云交代的，说了几句祭语：“上天讲好事，下凡保平安！感谢灶王爷让我们五谷丰登，年年有余！”然后把燃香插进灶台上方的香炉中。小莲祭拜完毕，巧云点燃了一串鞭炮，等“噼里啪啦”的烟雾散尽，大家把祭品收了起来。

三口新铁锅，都需要开锅。这些活儿，在巧云她们的手里根本不是事儿。不一会儿，三口铁锅都在油香中发出了亮闪闪的光泽。巧云用手指蘸了几滴鸡血，涂抹在崭新的砧板、菜刀上面，然后开始拾掇摆在案板上的各类食材。

我们用小刀轻轻刮去柳管一端的绿树皮，刮树皮时要一点轻轻刮，直到露出薄薄的柳膜，它是柳笛的“簧”，也是笛声的魂。这一步很关键，假如用劲大，就会刮破柳膜，柳笛就报废了。

制作柳笛时，先把柳枝放在双手掌心，一圈圈来回揉搓，力道均匀，不急不缓。就这样，不停揉搓几下，直到手掌能感受到木芯在树皮里轻轻滑动，说明它们基本分离了。而后用手捏着一端，将木芯缓缓抽出，一根完完整整的中空柳管便呈现在我们面前，等待下一步“精雕细琢”。

我们用手轻轻刮去柳管一端的绿树皮，刮树皮时要一点轻轻刮，直到露出薄薄的柳膜，它是柳笛的“簧”，也是笛声的魂。这一步很关键，假如用劲大，就会刮破柳膜，柳笛就报废了。

## 暖 灶(小说)

□方 华

太阳还没有落下去，满满一桌子菜热气腾腾地端上了堂屋的八仙桌。每端上来一道菜，巧云都大声地报着菜名。捷足先登的是“金鸡报喜”，满满一盆红烧老母鸡，粗壮的鸡头架在菜碟中央，它似乎还想再引吭高歌呢。紧接着，“鸿运当头”闪亮登场，油汪汪的红烧肉泛着亮闪闪的油花，让人恨不得立即揪一块填进嘴里，一饱口福。随之而来的“红红火火”，河虾和洋葱葱搁在一起爆炒，满盘子的红火喜庆。第四道菜是“腰缠万贯”，打过花刀的猪腰子滑油后爆炒，淋上茨汁，让人垂涎欲滴。热气腾腾的一大盆“五谷丰登”，玉米、山芋、花生、荸荠、山药等一锅煮熟，颗颗粒粒散发出食物的浓香。色泽鲜艳的“金枝玉叶”，胡萝卜片和青菜心简单搭配，靓丽剔透，相得益彰。“勤俭持家”里的水芹、青椒丝、肉丝混炒，条条缕缕，丝丝分明。惟妙惟肖的“笑口常开”，是把泡过水的蚕豆粒浅浅地剪成十字状，热油一炸，个个笑得合不拢嘴。“年年有余”是农家酒席必不可少的，整条的红

烧鱼，让菜盆一下子变得短小局促，鱼身上浇着的料汁，还在缓缓地冒着热气。第十道菜是“圆圆满满”，荤素搭配的馅料裹上糯米粉搓圆了丢进油锅，一个个被炸得脆崩崩、软酥酥、肉嘟嘟的。最后揭开面纱的是“十全十美”汤，鸡杂、肉片、蘑菇、虾皮、肉松、菜叶等一锅炖，肉滑菜嫩，浓香四溢，妙不可言。

八个暖灶的妇女正好坐满一桌。她们摆上自带的碗筷，开始享受自给自足的丰盛美食。瓦匠春生凑过来：“给我在边上加一个位置呗？”巧云把他往边上一拨拉：“到一边看着去，暖灶的吃好了再到你，可不能坏了规矩。”

暖灶，酒是一定要喝的，“天长地久”的彩头可不能拂了去。饭也是要盛得尖出碗边，满满当当，缺一不可。巧云她们做事麻利，喝酒吃饭也不耽误时间。她们喝着，吃着，乐着。很快地，一个个的脸上飞起了红晕，连声说吃撑了。但是，这还没有到放筷子的时候。酒足饭饱，还有一碗面条得吃完，“长（常）来长（常）往”，邻里之间才能融洽和谐。巧云做的刀切手擀面，一根就能装满一碗，可实在了。

这一桌吃完了，主妇们麻利地收拾桌子，从厨房里再端过来一份热乎乎满当当的“十大碗”。大龙把瓦匠春生请到上座，他们的酒局才刚刚开始。

（作者系安徽省当涂县融媒体中心编辑）

## 柳笛声声

□周虎军

在我们家乡，柳树是“报春树”，它是万木中最先从寒冬中醒过来的精灵。

立春之后，老柳树遒劲的枝干上垂下千丝万缕的枝条。嫩嫩的、黄黄的柳芽陆续冒头，不几天便长成细碎的柳叶，正应了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意境。这时的我们，早已按捺不住心底的喜悦，开始折柳枝，做柳笛。嬉笑声、吹笛声随着暖融融的春风飘向远方。

做柳笛首先要选择适宜的柳枝。太粗的柳枝木质偏硬，揉搓时与树皮分离难度大。太细的较嫩弱，容易折断。所以要挑选与儿童手指粗细相仿、长短适中，且抽枝不久、表面光滑



起初，只是零落的短音  
像新瓷轻叩——  
慢慢地，连成串  
又忽然断开

枝条微微地抖着  
抖落几枚音符  
它把每段旋律  
都唱得软软的，暖暖的  
风穿过林子  
把余韵挂在枝杈间

后来我走近些  
才看清：那不是鸟  
是春天  
在枝头轻轻地荡……

### 麻雀叽喳

树荫下跳跃的几点灰  
是哪个粗心的婆婆  
打翻晒谷场时  
溅出的谷粒

电线上蹲着，像刚写好的  
逗号——忽然它们散开  
天空撕下一页蓝稿纸  
揉皱满天夕照

等晚霞收走最后一捧光辉  
就回屋檐下的老宅  
晾衣绳上，晃动的影子  
越拉越长  
直到融进夜色

（作者系四川省眉山市某小学教师）

烧鱼，让菜盆一下子变得短小局促，鱼身上浇着的料汁，还在缓缓地冒着热气。第十道菜是“圆圆满满”，荤素搭配的馅料裹上糯米粉搓圆了丢进油锅，一个被炸得脆崩崩、软酥酥、肉嘟嘟的。最后揭开面纱的是“十全十美”汤，鸡杂、肉片、蘑菇、虾皮、肉松、菜叶等一锅炖，肉滑菜嫩，浓香四溢，妙不可言。

八个暖灶的妇女正好坐满一桌。她们摆上自带的碗筷，开始享受自给自足的丰盛美食。瓦匠春生凑过来：“给我在边上加一个位置呗？”巧云把他往边上一拨拉：“到一边看着去，暖灶的吃好了再到你，可不能坏了规矩。”

暖灶，酒是一定要喝的，“天长地久”的彩头可不能拂了去。饭也是要盛得尖出碗边，满满当当，缺一不可。巧云她们做事麻利，喝酒吃饭也不耽误时间。她们喝着，吃着，乐着。很快地，一个个的脸上飞起了红晕，连声说吃撑了。但是，这还没有到放筷子的时候。酒足饭饱，还有一碗面条得吃完，“长（常）来长（常）往”，邻里之间才能融洽和谐。巧云做的刀切手擀面，一根就能装满一碗，可实在了。

这一桌吃完了，主妇们麻利地收拾桌子，从厨房里再端过来一份热乎乎满当当的“十大碗”。大龙把瓦匠春生请到上座，他们的酒局才刚刚开始。

（作者系安徽省当涂县融媒体中心编辑）

一声。那声音，没有丝竹的悠扬，更比不上管弦的精致，可它带着柳芽的清新，染着春天的芬芳，携着春回大地的盎然生机，也裹着我们这些农村娃发自内心的律动。这朴素的声响，在春日的田野上空轻轻盘旋、飘荡。

有时我们吹累了，爬上地头的老柿树，坐在树上谈天说地，俯瞰一望无际的麦田。春风拂过，绿油油的麦苗碧波荡漾，如同大地上的“心电图”。

柳笛声声，为儿时的春天增加了动听的音符，陪伴着我一年一岁渐渐长大。声声柳笛，唤醒了沉睡的山川河流，叫醒了田地里的万千生物，让空旷的田野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如今的我已过知天命之年，每到春季，耳畔就会想起“嘟嘟嘟”“滴滴滴”的柳笛声。童心未泯的我时常折下一根柳枝，熟练地制作一支柳笛，当略带苦涩的柳笛噙在口中，耳畔那迷人的笛声再次响起，我的心温暖如初，好似回到了儿时的乡间，春风依旧……

（作者系河南省巩义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职工）

## 画眉欢歌(外一首)

□张世明